

# 哲学作为思想

胡 玻

(重庆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 重庆市 400020)

**摘 要:**哲学是为思想而存在的,思想根本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但哲学现在已越来越变成文本阐释和习惯性理解而不思想了。作为思想,哲学区别于科学的知识追求,它是对观念的反思与重构,根本上是对人类自身生活及其生活世界的创意构思。传统哲学在今天已变得无用了,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从“天事”之思转向“人事”之思,才能重建哲学的现实生活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必要的思想依据。哲学作为观念之思本身是无观念前提的,只有不受观念的支配才能对观念本身进行思考;观念之思又是实践之思,哲学应在实践的根本性、普遍性层面上开展其思考。

**关键词:**思想;原创性;观念之思;现实生活功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6-0068-06

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作为思想的问题,哲学的定义是开放的、发展的,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求一个封闭的哲学概念。自上个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知识论模式的问题与弊端不断暴露,哲学的思想性质及特征也越来越突显。本文尝试从哲学作为思想的定位,对“哲学自身”这一常思常新的问题展开一些探讨与辨析。

## 一、思想与不思想

哲学是为思想而存在的。人类最初进行的思想,往往是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围绕一些当下的具体事务开展思考,但偶尔也会从平时的生活琐事中暂时超脱出来,去追问和思考一些宇宙人生的普遍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的雏形。后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普遍之思并以这类思想为业的人,于是思想逐渐就跟日常生活相分离,也就有了哲学和哲学家。可见哲学从一开始就是跟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因思想而产生和存在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普遍之思的进一步发展。

思想之为思想,根本上是一种观念的创造活

动。思想的创造是生活创造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观念创造就不成其为思想,也不成其为生活。人们通常容易把思想跟原创分开来考虑,似乎思想可以是原创的,也可以不是原创的,原创成了思想的一个可选项,这恰恰是遗忘和忽视了思想的创造性本质。思想不等于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既定观念支配下的习惯性理解,这充其量是对曾经有过的思想的复习和应用,而不是原创的思想。观念总是要应用的,思想一经凝结为观念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习惯性的理解与应用,但当基本观念都被凝固起来而只有习惯性理解时,便不再有原创从而不再有思想了。思想只能“活”在创造中,如果没有新的创意而只有不断的重复,那么就只有“死”的思想而非“活”的思想。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早期的哲学大都主要是原创的。早期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孔子、老子们,都是一些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面向问题本身开展独立思考,充分展示了思想之为思想的原创品质。在他们那里,像今天非常流行的习惯性理解与文本阐释,反而倒是很少见的(也许在人类文明形成的初期,本来就没有多少现成的经典文本可供人们来阐释,这似乎倒成了造就

\* 收稿日期:2009-08-18

作者简介:胡玻(1967-),女,重庆市人,哲学博士,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元哲学、政治哲学和价值哲学。

独立思考的伟大思想家们的一个客观因素)。后来随着哲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哲学却变得越来越学术化了。对前人思想理论的阐释性研究,逐渐代替了原创的思想工作,而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今天对于以哲学为业的大多数人来说,搞哲学就是搞某某人、某某流派的哲学,哲学也以地域、流派和哲学家为依据而不是以问题本身为依据划分为不同的具体研究领域。于是一方面仍有寥寥几个顶尖的哲学家在进行着原创的思想活动,另一方面就普遍而言,哲学的基本工作已经不再是思想而是阐释和理解了,原本至关重要的思想性要求在哲学中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思成为哲学,……思却消失了<sup>[1]232</sup>”。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这个判断,包含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评。哲学本该是思想的,思想是哲学的使命,现在哲学却不思想了,这就是哲学的严重退化和失职。这样的状况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海德格尔就把希望寄托于“不思的”哲学彻底“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开启思想之路,而首先就是要“把真正应该思想的事情决定下来”<sup>[1]392</sup>。

除了哲学已不思之外,海德格尔还认为科学也是不思的,因为科学一味求知,而“渴求知识和说明从不引向思的询问。……求知意志无意于居留于值得思考的事情之中”<sup>[2]</sup>,所以科学也是不思的。但在这里,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是,科学的不思与哲学的不思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不思是正常的,因为科学的任务本来就是求知而非思想,科学只为追求知识而存在。在科学研究中,诸如存在、世界、知识、科学和真理等基本观念只是我们应用的依据,而不是被思考的对象,因为对这些基本观念的反思本来就不是科学要做的事情。因此科学不思恰恰是科学的本性使然,对科学的思想性要求反倒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但允许科学不思,不等于允许一个不思的文化整体。就文化整体而言,必须包含思想这个层次,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活力。思想是文化自身中自我塑造与创新的源泉与动力,如果思想枯萎了,就意味着文化将丧失其自身的批判创新能力,从而最终丧失其对生活的根本塑造与推动作用。换个角度而言,人类生活毕竟不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知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能解

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人的生活的意义与方向问题。因此除了需要大量的科学知识外,人的生活还需要有足够多的思想创意,而这些思想创意是知识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是弥补知识的不足的,正是在知识的作用不能达及的地方,哲学思想才有了用武之地。

今天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当今社会不仅缺乏思想,而且普遍存在着对思想的拒斥,这跟科学的强势、工具理性的泛滥和功利主义的盛行都有很大的关系。毫无疑问,科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在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问题在于,当科学膨胀为一种过分强大的意识形态后,一切都要唯科学的“马首”是瞻,就挤掉了其他思想文化、观念和方法的可能性。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都是非反思的思维方式,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技术手段层面上的精明,而在目的方向层面上的盲目与不思,从而也构成了对思想的排斥与逃避。

思想的萎靡不张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症候。今天社会上流行着众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套话、口号和习语,人们往往众口一词、习焉不察,这一方面暴露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思想懒惰,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存在着太多的混乱、荒谬、偏见和蒙昧。思想观念的问题必然又会波及生活实践,错误的思想观念往往导致错误的行为活动,人类历史上为此而付出的惨痛代价还少了吗?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基本功能就是要帮助人们澄清混乱、破除蒙昧和重建理性。社会越是思想萎靡不张,就越是需要我们重视和加强思想的作用。社会有时就跟人体一样,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当今社会严重缺乏思想,我们就更需要来着力发动思想。

## 二、哲学的观念之思

哲学作为思想,是与观念相关、以观念为对象的,观念不等于知识,哲学的观念之思也就不同于科学的知识追求。我们如何理解“观念之思”,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着我们对哲学思想的理解。

首先,观念不等于知识。人们常常将许多观念当作知识那样来对待,因此有必要首先将它们区分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权?哲学是什么?思想是什么?科学又

是什么？这些问题常常被当作知识问题来追问和考察，但这是不对的，因为真理、正义、幸福、人权、哲学、思想和科学等概念都不是知识，它们跟像万有引力定律和经济规律那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不一样的。这些概念实际上属于观念的范畴，观念跟知识表面上长得很像，但有实质的区别。通常而言，知识是跟事实相关，它是对客观事实的揭示与描述；而观念的内容则主要是人自己建构和设定的某种可能性，它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而是人要去做出来的事情。简单地说，知识描述事实，观念规定事情，而事情总是需要人去做的事情。比如正义的观念，当我们回答“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时，其实就是在对“正义”这件事情做出某些规定。如何进行这样的规定，怎样赋予并确认“正义”的有关涵义，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念问题的基本内容。再如对“科学”概念的定义，实质上也是对科学这件事情做出的某些规定，所以“科学”也是一个观念。我们在“科学”和其他一些相关观念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取得一系列的科学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观念又是先于知识的。

从观念跟知识的区别，我们就不难理解哲学的观念之思跟科学的知识追求之间的不同。科学作为一种求知活动，它是理解性、描述性的，目的是要正确把握与描述客观事实；而哲学的观念之思更像是写诗、绘画和设计一类的创意性活动，它是对观念的反思与重构，根本上是对人类自身生活及其生活世界的创意构思<sup>①</sup>。观念具有设计和规定事情的功能，哲学要反思的就是观念的这种设计和规定是否合理有效，并在需要的时候作出某些修正与改进。一个是力求对客观事实的把握，一个是致力于对生活之事的观念构思，哲学与科学两者从对象到性质上都体现出了巨大的差别。

对象和性质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在科学中，由于目的是要揭示和描述普遍存在的事实，因此科学要借助试验、调查等手段，收集更多的事实材料，通过对大量事实材料的分析抽象，从而得出一般的结论。但在哲学中，思想的核心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或创意问题，即如何才能对生活作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观念创意，这就好比画家、诗人如何才能创作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更好的作品

一样。这显然不是通过调查事实就能够解决的，即使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客观事实，它也只能解决我们对事实的疑问，而无助于解决我们的生活创意问题。因此哲学的工作方式不是调查和试验，而是对观念的反复考察，也就是要深入的思考。

但长期以来，哲学却把自己跟追求知识的活动相混同，把自身当作了一种特殊的知识学科。在传统哲学看来，各门具体科学探求的是各个具体领域的知识，哲学则是“科学的科学”，它要探求的是整个世界的“最高知识”或“总的知识”。且不说这种所谓“总的知识”、最大普遍性知识是否可能，它至少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知识——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逻辑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中，也不可能真正推导出所谓哲学那样的总的知识。因为任何科学的抽象与概括都是有限度的，它只限于经验的领域，一旦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失去科学的抽象跟具体、普遍与个别之间的那种逻辑必然性。

事实上，哲学从来就不是知识，把它说成是最高知识、总的知识乃至超验知识，都抹煞不了它跟所有科学知识类型的根本差别。即便传统哲学将自己当作知识或求知活动来看待，它实际上做的也是跟观念相关的一些事情。所谓关于世界的总体知识，其实是关于世界的总体观念，传统哲学自以为是在追求世界的总体知识，但实际上是对世界作出的某种总的构想和设定。正如奎因所言，“科学总体的经验不充分决定性表明，存在着多种可辩护的构想这个世界的方式”<sup>[3]</sup>，这些对世界的“不同构想方式”，就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对待世界，从而实现由观念到实践的转化，发挥观念的现实作用。可见即便是传统哲学，实际做的也并不是它自以为的那种知识性工作，但它毕竟又缺乏观念之思的自觉，因此哲学的思想任务就这样隐没在了这种错位的追求之中。

进一步来看，哲学的观念之思既包含了语义考察，又不能简化为语言学的分析工作。语义分析是一种考察概念语法意义的技术，在现代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里，它被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但维特根斯坦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把所有的观念问题都归

<sup>①</sup> 赵汀阳曾将哲学定义为“文化自身的设计”。这里借用了他的“设计说”，但更强调在根本上哲学是对人类自身生活及其生活世界的设计。参见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结为语言问题,从而全部哲学工作都被简化为了语义分析工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所有的思想观念问题都源自于“我们的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因此只要解决了语言问题,即“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sup>[4]</sup>,所有的思想观念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基本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完全混淆了语言问题与观念问题的界限。

不可否认,我们的观念问题中的确有一部分是由语言问题引起的,是因为语义不清而造成的思想不清,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澄清语词的涵义,消除那些虚妄不实之词,也就是维氏所说的对哲学的语言“治疗”工作。但思想观念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语义的问题,一个观念是否合理有效,或者要如何加以改进与完善,除了需要澄清它的语义外,还需要对它的多方面存在状况进行考察。究竟要如何考察一个观念的实际存在状况,这里我们不去详论,只简略地提示一下可能的三个基本关系维度:一是观念间维度,即目标观念与相关观念的关系;二是观念—实践间维度,即考察目标观念的可实践性情况;三是观念的实践效果及效果间维度。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考察,一个观念的存在状况才可能比较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 三、从“天事”到“人事”

哲学的观念之思不是平白无故的,它终究又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思想如何能够证明自身的价值?显然思想自己不能证明自己,思想的价值要由生活的需要来说明。生活是需要思想的,思想必须对生活有用,要能够实际地影响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思想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思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必要性就在于,思想制造观念,人的行为又受观念的支配,不同观念支配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观念改变了,其行为往往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思想对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决定作用。

在生活的语境中,哲学思想跟科学技术都是人的生活所必需。科学技术可以增强我们战胜自然的力量,为我们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但科学技术不能指引我们的方向,不能解决我们的生活目的问题。哲学则是要回答我们根本的方向目的问题的。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艾德勒在《大观念:如何思考西方思想的基本主题》一书中所说:“哲学的作用是

要对基本观念加以理性的探讨”,根本上就是要“给我们指引目标,指引我们的目的、我们应该明白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事情”<sup>[5]</sup>。所谓基本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根本方向目的的问题。没有方向目的之思的生活是盲目的、蒙昧的,它意味着我们只掌握了生活的技术和手段,而缺乏关于生活本身的智慧;如果我们在生活本身的问题是弱智的、缺乏智慧的,那么手段和技术越高明,反而越会加剧生活的片面畸形发展。因此在一个科学越来越进步、科技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的时代,对哲学思想的掌握与运用就更加重要。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够进入人的生活、影响人的生活的,人们有时候开展的一些思想,就跟人的现实生活基本无关,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用处。传统哲学的“天事”之思,在今天看来就属于这样一类无用的思想。如果说在人类文明早期,哲学家们关于宇宙自然奥秘的思索与揣测,对人类生活的开展和科学的孕育还有某种启迪和启蒙的作用的话,那么到了今天,这些作用就都随着科学的成熟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日趋式微和消失了。我们今天除了在专门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会想到诸如宇宙的本原、本体和终极性等问题外,现实生活中我们什么时候会想起这些问题或者用到这些哲学思想呢?这表明思想的空间总是会比生活的实际可能性要大许多,从而有一些思想虽然算是思想,却永远也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些思想就是无用的(无用的不是错误的,无用的甚至是无所谓对错的),无用的思想就只能算是“智力游戏”而已,充其量是一种思维的操练,而不是真正必要的思想工作。哲学要成为一种必要的思想工作,就必须是对生活实际有用的思想,也就是要能够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要具备一定的现实生活功能。

传统哲学之所以是无用的,根本上就在于它所思考的“天事”,并不是人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这一点苏格拉底早就意识到了,在他看来,世界本身的事情属于“神”的事务,而不是人所能够左右的,不管人们把世界本身想象成、看成什么样的,其实都不会对这个世界本身有什么影响。人能够有所作为的只是人类自身的事情,因此人们真正应当关心的是人自己的事务,而不是“天事”即“神”的事务。所以他诘问那些自然哲学家们:“这些思想家是认为他们对人类的事务已经知道得足够多,因而

来思考这些新问题呢,还是把无视人类的事务、专注天上的事情看做是他们的职责?”<sup>[6]</sup>但无论对“天事”如何专注,哲学家们的“天事”之思都不能够使我们对“天事”有所作为,而且在人类文明初期“天事”曾对“人事”的那种“跨界”指导作用,随着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日益消失了。

哲学无用了。“天事”之思加上知识论模式,终于使哲学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生活基本无用的“纯粹”学术。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的是,哲学向来习惯讨论的世界本原、本质、绝对和永恒等问题,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生活所必须要求回答的问题。知道世界的本原与否,把它理解和想象成这样的或那样的,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人们的实践活动会因此而有什么分别吗?向来被奉为重大的哲学问题,原来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消闲之思。这就迫使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和思考哲学自身的问题。哲学要如何才能够重新变得有用?哲学自身究竟应如何定位?哲学的未来形态应是怎样的?自20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就成了哲学家们开展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这里,苏格拉底和马克思的主张,可以给我们今天思考哲学的变革与转型以启示。按照苏格拉底的想法,除了我们长期习惯了的“天事”之思外,其实哲学更应该思考的是人类自己的事务。马克思则指出,哲学今天正面临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是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sup>[7]</sup>,也就是说,要恢复哲学对生活的实际影响作用,就要求哲学必须从对“天国”的思考转向对“尘世”的思考,从“神学”转向“人学”,从虚幻的彼岸世界转向真实的人类生活<sup>[8]</sup>。当今哲学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其生活转向,即要从“天事”之思转向“人事”之思,从关心、思考有关“天事”的观念,转而关心、思考有关“人事”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重建哲学的现实生活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思想依据。

#### 四、重塑思想境界

思想今天已越来越退化了,退化成了对各种既定理论的学习与运用。理论是一个名词,它意味着一系列既定的观点或观点的体系。但哲学作为一种原创的思想活动,不应只是学习和运用已有的理论,而应主要是针对各种基本观念的反思与重构。

当思想完全退化为了理论运用,我们便失去了对既定观念或理论的批判反思与创新能力。思想的退化与缺乏,正是现代文化的核心问题和根本弊端所在,它构成了整个现代思想文化的致命之伤。因此重塑哲学的思想境界,将各种基本观念重新置于思想的审视之下,打破观念的凝固与僵化,就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任务之一。

在开展原创思想方面,古代哲学家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需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和发扬的是古人们那种面向问题本身开展独立思考的思想态度,这不等于要把他们思考过的问题重新思考一遍。有一种对哲学的普遍误解,即认为哲学的问题都是一些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似乎哲学中没有新问题而只有新答案,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只是对古老的哲学问题作出各自不同的回答,从而哲学就在对这些“常思常新”的古老问题的反复追问中得以延续与发展。但事实上,“亘古不变”的哲学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不仅对问题的回答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问题本身同样也是要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那些所谓古老的哲学问题在过去那个时代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时代都是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否重要或必要,这归根到底要由当代生活实践的需要来决定。曾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时代的改变、条件的变化,也会变得不再重要了、过时了。因此我们不是要去重新思考古典哲学家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而是要发扬他们那种原创的思想态度,面对当今现实生活中的观念问题开展独立的思考。

将观念作为思考的对象,跟在观念支配下去理解事物显然是不一样的。在观念支配下,观念是思想的前提,观念本身是不被思考的,思维也只有事物视界而无观念视界。但观念之思所要求的观念视界,恰恰是没有观念前提的。因为只有站在观念之外来思考,而不是受制于某个观念,观念本身才能成为被思考或构思的对象。也就是说,思维必须独立于观念之外才能面对观念本身,只有不受观念的支配才能对观念进行思考;思维一旦受制于观念,便不会有真正的观念之思。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运用观念来理解事物。比如人们通常讲话和写文章时爱用的一种模式:“从……的观点来看”或者“从……立场出发”,这就是一种在既定观念支配下的习惯性理解模式。习

惯性理解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也是必要的、必需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思维不能老是停留在运用既定观点来理解事物的层次上,从推动生活的创造来看,观念的突破与创新是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思维本来就不应该只有运用的层次,它还应有原创的层次,否则我们的观念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固化、僵化,最终丧失其自我批判创新的能力。比运用观念更难得也更重要的是改变和重构观念,为此就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哲学中,必须坚持和发扬原创性的观念之思。

哲学的观念之思根本上又是实践之思。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7]</sup><sup>57</sup>,而我们能够改变的“世界”,当然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哲学作为观念之思,它思之所思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不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而应是我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世界本身。这也是一种大事之思、普遍之思,与传统哲学所思考的整个宇宙大事不同的是,宇宙大事只是人理解、猜测的对象,不管人们把宇宙理解成怎样的都不能够改变宇宙的存在;而人类生活的大事却主要不是理解的对象,而首先是人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即实践的事情。因此哲学的观念之思实质上就是实践之思,它是一种实践思维而非理论思维,它要回答的正是实践的问题。

实践的问题又有不同的层次,哲学应是在实践

的根本性、普遍性层面上的思考。说到实践问题,人们通常容易想到的是一些具体事情的具体问题,但这不是哲学要思考的,哲学是要对生活实践中那些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负责,也就是要从根本上对实践进行反思与重构。如果哲学一旦放弃了普遍之思、根本之思,而转向各种琐碎的具体事务问题,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将在根本上失去了思想的保障。因此,面对当今功利主义思潮和工具理性给思想带来的巨大压力,我们非但不能弱化思想、降低思想,反而更应强调哲学作为观念之思也即普遍之思的应有境界和取向。

#### 参考文献:

- [1] M.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7.
- [2] M.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M]. Pfullingen: Neske,1959:95.
- [3] W. V. O. Quine.,Pursuit of Truth[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 [4]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73.
- [5] M. J. 艾德勒. 大观念[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425.
- [6] 克塞诺封. 回忆苏格拉底[G]//苗力田. 古希腊哲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8.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胡玻. 哲学的当代境遇和使命[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63-67.

责任编辑 刘荣军

## Philosophy As Thinking

HU B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y is for thinking, which is fundamentally a kind of creative activity. However, at present, philosophy has increasingly turned itself to be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habitual comprehension instead of thinking. Philosophy as thinking differs from science in the introspection into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as, which is radically the planning and projecting of our life and our world.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its influence on realistic life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ople's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life, philosophy has to move its focus from the heaven to human beings. This indicates that philosophy has to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he ideas in order to enter the state of thinking over the ideas, and to think on a radical and universal level of practice.

**Key words:** thought; originality; thinking over the ideas; influence on realistic life